



我心依然

读写鲁迅

黄乔生 著

上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心依然：读写鲁迅 / 黄乔生著.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合众文丛)

ISBN 978-7-5439-7339-8

I . ① 我… II . ① 黄… III . ① 鲁迅研究—文集 IV .
① I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7507 号

总 策 划：梅雪林

责任编辑：王倍倍

封面设计：王 慧

丛书名：合众文丛

书 名：我心依然——读写鲁迅

黄乔生 著

出版发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20004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7.375

字 数：123 000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39-7339-8

定 价：32.00 元

<http://www.sstlp.com>

序 言

从最近几年写的随笔、演讲之类文字中挑出十来篇，编成一个小册子，题名《我心依然》，乍一听，像是流行歌曲，但仔细一想，也确实是流行歌曲——一千多年前唐朝的流行歌曲，是老姬都解、满村传唱的大诗人白居易的作品。从通俗这层意义上说，这题目切合我在博物馆从事的文化普及工作，虽然跟白乐天相比，我当然不敢望其项背。白居易这首《访陶公旧宅》写他访问陶渊明故里的感受，最后两句是“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我以最后一句为题，为绍兴鲁迅纪念馆建馆六十周年写了几段文字，就是这本集子的第五篇。这种场合，当然要说几句祝贺的话。但“一分为二”，我也说了几句批评的话。从体制上

说，绍兴鲁迅纪念馆现在不属于文物部门，而隶属于该市文化旅游公司。文化与旅游结合，是经济社会发展题中应有之意。文化旅游公司，顾名思义，应该是先有文，后有旅，没有文，到哪里旅呢？文旅结合本来是好事，但有些好事往往在运行中偏离初衷，最后可能形成更重视或只热心旅游而忽视文化，忽视纪念馆自身业务发展的局面。我说这话，似有点埋怨和不满的意思，但此事关乎体制，非纪念馆同仁所能解决。我所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与绍兴鲁迅纪念馆是“本家”，本不必客气，于是就这么写了。文章收入《一木一石——绍兴鲁迅纪念馆建馆六十周年纪念集》时，做了删节，也可以理解。现在收集，补上了删掉的话，而且把那个题目用作书名，也算“不忘初心”。转眼到了201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迎来了建馆60周年，我也期待着绍兴馆及其他各兄弟馆的同仁们，不但来祝贺，而且来批评。

在博物馆工作，事情杂，头绪多，办展览要写提纲，参加研讨会要写发言稿，不免写些文字，不过有价值的并不多。这个集子里有几篇此类文字，读者不难看出其微小和琐碎。《温情永在 文脉不绝——写在温州郑振铎纪念馆开馆之际》，是我参加这家兄弟馆开馆仪式时写的。温州郑振铎纪念馆里陈列着鲁迅、郑振铎交往的文物资料，

其中有些是鲁迅博物馆提供的。两位先贤为保存中国古代木刻水印技术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值得我们铭记。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话剧〈远火——鲁迅在仙台〉访华演出感言》中提到的这出戏到中国演出，是十年前的事了。我观剧后写了这篇文章，不能称为剧评，只是从中做联络工作的随想。之所以收入本集，乃是因为，为纪念鲁迅诞辰 135 周年、逝世 80 周年和鲁迅博物馆建馆 60 周年，该剧团将于 2016 年 9 月再次访华，在北京和绍兴两地演出。

我平时写文章，一般是“逼”出来的，说是应邀，其实也是遵命，甚而成了“还债”。《鲁迅精神的当代传承》是跟中学生们交流的心得；《新德里“鲁迅文化周”散记》是到印度举办展览和学术研讨会的随感；《〈八道湾十一号〉写作札记》介绍我 2015 年出版的新著；《鲁迅“沉入古代”的暗功夫——谈鲁迅收藏的古砖及砖文拓本》说的是鲁迅的藏品，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正在进行的《鲁迅藏拓本全集》编辑出版工作的阶段性成果；《鲁迅手稿的收藏、整理和出版》是承担鲁迅手稿研究课题、谋划出版《鲁迅手稿全集》的一点设想；《朝花夕拾又思君——清水安三藏鲁迅手书佛偈》是对新发现的鲁迅手稿的介绍；《鲁迅与中国抗战版画》是为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博物馆

举办的“中国战斗”抗战版画展所写。鲁迅虽然没有实际参加八年抗战，但他培养的版画骨干在抗战美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值得铭记；《鲁迅与图画书》则是为一位日本朋友编辑的有关美术的图书而作；2016年3月，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了《只研朱墨作春山——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美术展》。我于美术是外行，但因为是本单位参与主办的展览，只好勉为其难，写了《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一文，并以此为题举办了一次讲座。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的儿童教育观略识》《“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鲁迅寄语青年的启示》《芝麻与麻油——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或是配合展览的讲稿，或是为大学讲课准备的材料，口语化很重，本应该大加删汰的，但为保持讲座的现场感，不做太大改动。

《鲁迅设计与设计鲁迅——城市社区生活与文化发展的一个案例》似乎有些离题，讲起城市规划来了。不过，这规划，鲁迅正在其中。事情是这样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所在的北京西城区是首都核心区，目前正实施文化兴区战略。区政府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协议，联合建立一个以博物馆和白塔寺等文保单位为中心的文化示范区。西城是中央政务中心，又是国家金融中心，对文化如此重视，前景是

很令人振奋和期待的。我为此写了一封信给西城区相关部门，谈了一些粗浅想法。这是 2015 年夏天的事。这年秋天，绍兴市举办以“文化引擎与城市发展”为主题的“鲁迅文化论坛”，发邀请给我。苦于写不出论文，却忽然想起这封信来，于是便把信穿靴戴帽，改装成文章。我在会上就这个问题跟同行们交流，听取大家的意见，引发更多思考。次年春天，迎来了国际博物馆日。2016 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文化景观”。我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提出应该继续发挥博物馆在都市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也就是“引擎”)作用。我认为，博物馆既是所在地区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地区文化景观的逐步形成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担负着提升地区文化景观的品质和意蕴的重任。我工作的单位全称“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居于都市的中心，有两个馆区，一个是阜成门内的鲁迅旧居和鲁迅博物馆，一个是位于沙滩北大红楼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近一百年前，北京大学以进步思想和探索勇气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造就了鲁迅等一代伟人。让鲁迅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发扬光大，传之久远，正是两个馆的立馆宗旨。我在文章中特别提到近现代文化遗产在首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鲁迅在北京居住过的四个地方都没有消失，尽管保护现状不尽相同，但作为文化景观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铭刻着他生活和创作的印记；他在沙滩北京大学的教学活动产生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在北京生活十四年，鲁迅创造了辉煌业绩。鲁迅的文学经典生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他与这座文化古城共同走向现代，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标本。北京是古都，故宫长城颐和园天坛等作为传统文化遗存，是民族的瑰宝。但只提人文北京中的传统文化元素还远远不够。在由从帝国政治向新时代转换过渡的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多元共存、中西并陈的文化样态，古老的北京一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新文学建设的重镇。研究鲁迅文学经典的生成，不能不涉及清末民初的北京文化。没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滋养，没有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新潮涌动，没有现代新兴媒体《新青年》《晨报》等，就很难有经典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诞生。鲁迅经典诞生不久，就被选入中小学教科书。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旗帜，冲破禁锢，解放思想，为中国人带来巨大变化，厥功至伟，影响至今不衰。北京大学红楼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建

筑本身就是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融合的标本，历经时代风雨，巍然屹立，继续向人们讲述精彩的故事。我们应该妥善保护、合理利用这两个重要的文化遗存，集中展示鲁迅文化业绩和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以空间凝聚时间，尽力拓展功能，发挥重要文化景观的引领作用。

几年来，我写的文字、我的工作乃至生活，差不多都与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和推介有联系。所以，这本小册子用“依然”二字标题，既不是抒情，更不是矫情，却是合乎实情。

前年，我把自己的一些序跋文字搜集起来，编了一本小册子，名曰《从周集》。弁言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吾从周，郁郁乎文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这是最近一位老同学过访，我把多年前出版的《周氏三兄弟》赠给他时，写在扉页上的话。三人，本可以指代任何人、很多人，但写在叙述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生平事迹的书上，自然有了特指。

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多年，日常工作是收藏

整理鲁迅文物资料、研究鲁迅作品和思想。也许有人会说，把研究对象拜为“师”，恐怕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的确，博物馆职能中，“纪念”与“研究”之间存在矛盾。因长期关注，对鲁迅产生尊敬乃至崇拜，自忖难免，尽管我时常提醒自己努力做到实事求是。

学术研究，需要心平气和，求实论理。“我心依然”，应该是依然平实安定，不浮不躁。目前，我依然在写文章，做展览，编图书，办讲座，尽力做好本职工作。

此次收集，对有些篇章做了文字上的润饰。唯有《建议将鲁迅诞辰日设为“中国读书日”》一篇，原名《建议设立“中国读书日”》，是为纪念鲁迅诞辰 130 周年也就是五年前所写。为什么一定要以鲁迅的诞辰日为读书日呢？我申述了一些理由，呈请读者审议。文章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后，响应者不多，终归寂寞了。但在我，是想过的，写过的，至今依然这么想，于是收集来“立此存照”，而且将题目改得更加直白了。

黄乔生

2016 年 8 月 21 日

目 录

序言	001
鲁迅手稿的收藏、整理和出版	001
朝花夕拾又思君	018
新德里“鲁迅文化周”散记	028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040
“使我心依然”	056
温情永在 文脉不绝	064
鲁迅精神的当代传承	068
鲁迅设计与设计鲁迅	074
建议将鲁迅诞辰日设为“中国读书日”	083

《八道湾十一号》写作札记·····	088
鲁迅与日本人·····	108
鲁迅与图画书·····	125
鲁迅与中国抗战版画·····	142
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	151
鲁迅“沉入古代”的暗功夫·····	157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65
“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	182
芝麻与麻油·····	198

鲁迅手稿的收藏、整理和出版

有关鲁迅的出版物汗牛充栋。单是鲁迅著作，全集、选本、语录、箴言等，品类繁多。鲁迅手稿也备受重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规模的鲁迅手稿整理和出版，与《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一样，都是国家文化工程。

随着书写方式的急剧改变，包括鲁迅手稿在内的名家手稿显得越来越珍贵。最近一两年，在拍卖市场上，两页鲁迅书写、周作人题跋的《古小说钩沉》手稿以 690 万元成交，一页鲁迅致陶亢德手札竟拍出 655 万元的高价。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次大规模的鲁迅手稿出版，最终并没有完全实现原定规划；而且从那时到现在，鲁迅手稿又屡有发现。本文拟简略介绍鲁迅手稿收藏、整理、出版的历程，并就新编《鲁迅手稿全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谈一些初步的设想。

一、鲁迅手稿的收藏和整理

曾有这样一种说法：鲁迅不重视、随意处置自己的手稿。这说法大多来自与鲁迅关系较近的人，其意图，是要说明鲁迅大气、谦虚，不以大文豪自居，不在乎身后之名。例如，许广平曾在《关于鲁迅的生活》中说，前期鲁迅“对自己的文稿并不爱惜，每一书出版，亲笔稿即行弃掉”。这话只说对了一小半。一般来说，作者的原稿多由出版机构留存，过了保存期限就被毁掉。鲁迅早期的创作文稿，因其尚未成名，保存下来的不多。但此为不能，难说是不愿。鲁迅早期辑录古籍，抄录整理石刻拓片，为学术研究准备资料，积存了大量手稿，不但不能丢弃，而且要精心保存。当然，机缘巧合，文稿也有得以保存者。如鲁迅发表《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事先写有草稿，事后又将稿件交杂志刊发，遂由编辑者保存下来。抗战军兴，这份稿件被台静农带出北京，辗转多省，经多位学者文人题跋，最后带到了台湾。台静农去世，将这份手稿留给子女，现在不知流落谁手。鲁迅在北京后期，已经颇有文名，到厦门广州任教，颇有青年狂热追随，鲁迅对自己的手稿也开始注意保存了。如北京后期和厦门广州时期写的《朝花夕

拾》的手稿，几乎全部保存下来。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应该注意，就是这些文章，大多在他自己或朋友办的刊物上发表，收回手稿较为容易。

鲁迅不在意手稿的传说还与这样一个事件有关。有一次，萧红在鲁迅寓所附近的小食摊上看见有人用鲁迅的手稿包油条，就告诉了鲁迅和许广平。鲁迅 1935 年 4 月 12 日在给萧军的信中说：“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鲁迅晚年开始注意保存手稿，自然也部分归功于朋友们的建议和帮助。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他保存手稿的努力，如 1926 年 11 月 13 日给出版商李小峰写信说：“有一篇《坟》的跋，不知《语丝》要一印否？如要，请即发表。排后并请将原稿交还漱园兄，并嘱手民，勿将原稿弄脏。”1935 年 5 月 25 日给黄源的信说：“《世界文库》已见过，《死魂灵》中错字不少，有几处自己还知道那一个字错，有些是连自己也不记得了。将来印起来，又要费一番查原本的工夫。于是想，生活书店不知道能将排过之原稿还我否？那么，将来可以省力不少。所以想请先生到校对先生那里去运动一下，每期把它取回来。大约书店是用不着这稿子的了。”1936 年 3 月 9

日又致信黄源：“《死灵魂》原稿如可收回，乞每期掷还，因为将来用此来印全本，比从《译文》上拆出简便，而且不必虑第一次排字之或有错误也。”当时政府的书刊检查制度客观上也促成了鲁迅手稿的保存。如1936年6月18日鲁迅致信杨霁云：“日来自患胃病，眷属亦罹流行感冒，所约文遂止能草草塞责，歉甚。今姑寄呈，能用与否，希酌定。又，倘能用，而须检查，则草稿殊不欲送去，自又无法托人抄录，敢乞先生觅人一抄，而以原稿见还为祷。”更常见的情形是，鲁迅请许广平抄写后，把抄件寄出，而留存原稿。

鲁迅手稿略分为以下几部分。

著作。鲁迅文章(包括诗)有八百多篇，现存手稿却只有二百多篇，而且这些手稿有的不完整，有的重复，也有的系别人抄录，上面只有鲁迅的或签名或少量补改的笔迹，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鲁迅手稿。现存比较完整的鲁迅著作手稿是《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学史略》)，还有鲁迅精心抄录的《两地书》——实际上是书信。早期的文集，如《热风》《彷徨》《野草》《华盖集》等，连一篇手稿都没有留下。《呐喊》则只有一篇手稿。后期文集的手稿留存较多，但也有完全丢失的，如《准风月谈》。

日记。鲁迅很早就记日记，但早期的日记丢失。现存